

深读

全国首创、迄今唯一，拿下文博界大奖—— 1851平方米，浓缩“水下考古在中国”



广东汕头“南澳I号”明代沉船遗址出水的精美文物。



宁波象山“小白礁I号”清代沉船遗址展柜。

■ 本报记者 陈醉 通讯员 何华军 汤丽莲

在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1851平方米的幽蓝空间里，时间仿佛被“海水”凝固。身旁是半透玻璃铺设的“水下世界”，深蓝的波纹灯投射在“珊瑚丛”中的宋代瓷片，若隐若现；一侧“沉睡”着一艘南宋沉船，斑驳的船钉仍带着海洋的锈迹……

这个名为“水下考古在中国”的专题陈列，不久前刚刚摘得第二十二届（2024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这也是中国博物馆界的最高荣誉。

“全国首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系统展示中国水下考古的专题陈列。”终评会上，专家用关键词圈点了展览的重大意义。

2014年，“水下考古在中国”以首个水下考古全景式展览的姿态面世，十余年来，已累计吸引超500万人次参观。而随着蓝色文明画卷不断铺展，大量新成果“出水”，去年展览焕新升级，新展开仅6个月就接待观众超40万人次。

一个展，揭开的不仅是台前可见的海洋遗珍与历史叙事，更是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发展的见证。

一个展，讲述海洋“船说”

起伏的金属展台勾勒出“波光粼粼”的空间韵律，船木展墙与弧形展柜模拟着海浪的律动，探方、出水瓷器与沙砾堆叠出微型沉船遗址……

当观众跨入“水下考古在中国”展厅，便如同潜入蔚蓝秘境——326米长的展线、413件（组）展品、86组考古工具以及珍贵影像等，构成一个庞大的“物件剧场”。展出文物包括沉船、陶瓷器等，重要展品都来自全国各大水下考古项目。

“仿佛置身于神秘的水下考古现场！”从上海专门赶来看展的退休教师陈海东感慨，好像自己亲身参与了一次水下考古，太震撼了！

“透过物件多维度、沉浸式讲述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谱系。”策展人、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主任王结华，道出其中的巧思。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经过10余年的不断打磨而成。

“水下考古”一词出现不过百年，进入中国更只有短短38载。“2014年首展，考虑到中国水下考古发展时日尚短，我们按‘机构与队伍’等5个功能板块布展，而去年重新布展，则以发展历程来分段，起步、初兴、跨越，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考古代表作。”王结华说。

在王结华这位亲历20多年中国水下考古历程的考古人眼中，这种演变本身，就是中国水下考古学科不断成长、日趋成熟的鲜活注脚。

展览开篇，将历史的指针拨回1987年——中国水下考古元年。

那一年，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正式成立，几个月后，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设立，正式开启叩问深蓝的漫漫征程。

沿着时间轴线前行，你会邂逅“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宋青釉瓷碗，在“华光礁I号”的出水文物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最终遇见“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的震撼……“几乎囊括所有重要成果，每一步，都踩在中国水下考古38年不平凡的时光刻度上，是中国水下考古向全国乃至世界的集体汇报。”王结华动情地说。

这离不开水下考古全国一盘棋的协作机制：国家文物局统筹协调，10余家文博机构鼎力支持，才使得像福建圣杯屿元代沉船、上海“长江口二号”这样最新的水下考古成果在第一时间进入常设展陈，与公众见面。

展厅中，许多文物背后都有一个“宁波坐标”。“‘南海I号’、‘长江口二号’等21项国家级重大水下考古项目，都有我们宁波水下考古队员参与。”王结华一脸骄傲。从1998年国家文物局在宁波举办第二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开始，每一届都有宁波考古人，到今年十届培训班共培养了180名水下考古队员，其中宁波就有15名，是全国地级市里最多的。

作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重镇”之一，王结华可以列举出宁波的许多个“第一”：1998年，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工作站成立于宁波；2014年10月，全国首个挂牌成立的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投入使用，与此同时，中国港口博物馆也同期开馆，成为我国首个以港口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

“许多人的水下考古梦，是从宁波开始的！”王结华说。这也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为何这个“国字号”展览会选址宁波。



宁波参会代表回答评委提问。



沉船修复室里工作场景。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一艘船，见证考古新方向

“水下考古在中国”的展厅里，一扇独特的圆形舷窗前总围满游客，他们争相探头观望。

“这里面躺着‘小白礁I号’。”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院长林国聪站在人群后方，目光投向舷窗，思绪不禁飘回到2014年的那个夏天。

作为“小白礁I号”水下考古项目领队，当时林国聪深潜在渔船列岛海域，随着“满洋2004”号工程船机械设施起吊，“10米、5米、1米……”他跟着“小白礁I号”船体构件，一点点上浮，露出海面——这艘清代道光年间启航的商船，经过近两个世纪的跋涉，即将驶向“新家”，透过舷窗区，大家看到的正是当年出水的236件船体构件。

眼前的考古人员正进行着紧张而细致的修复，部分船体构件静静躺在架子上，在精心控制温度、湿度等的环境中，脱水定型。公众可以近距离观察恒温低氧阴干房内木构件的纹理，见证脆弱的船板在聚乙二醇溶液的浸润下重新坚韧如初。

“看，颜色正在归位。”林国聪兴奋地脱着他亲手“捞”起来的船板，经过漫长的脱硫脱盐处理后，从类似铁锈的褐色逐渐恢复到木材本身的颜色。

“小小的沉船修复室，体现的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步入新阶段的思考与实践。”林国聪认为，中国水下考古正从科学的调查、发掘、研究，全面延伸向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利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及其《附件》中就强调，“原址保护应作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首选方案”，而当原址保护条件不具备，科学的发掘

和后续保护便成为重要的命题。在这一理念下，宁波毅然拉开了“小白礁I号”考古的序幕。

大型海洋出水木质沉船船体保护是世界级难题。“像‘小白礁I号’残存长度是20.35米，宽度是7.85米。船体由很多类型不同、尺寸不同的木板搭建，有的长度超过10米，这对保护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提出了很高要求。”林国聪说，不同于“南海I号”整体打捞，“小白礁I号”通过化整为零，在海底进行精细的拆解，每一块构件都被仔细测绘、编号、记录，然后再逐块提取出水，转移到沉船保护修复区，进入更为系统的室内保护。

“在这过程中，每一步都做了充分的技术准备和创新设计。”林国聪如数家珍，比如，在沉船保护修复室内专门配置了国内首个室内永久性用于大型出水沉船保护的水循环脱盐池，以及一系列沉船保护专用设备，建成150立方米的智能低氧气密恒湿阴干房等，也因此，宁波这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如今已然成为全国沉船保护修复的区域中心。

“福建‘碗礁一号’、上海‘长江口一号’及‘长江口二号’的部分木质文物，目前也在我们这里进行保护修复，它们也都成为了‘水下考古在中国’展的一部分。”林国聪自豪地说。

站在舷窗外，林国聪这位中国水下考古界仅有的六名持证潜水教练之一，目光深邃。在他眼中，“水下考古在中国”打开的这扇舷窗，不仅仅是对“小白礁I号”的展示，更是对中国水下考古成就的展示，那些正在阴干房内逐渐“苏醒”的船板，终将拼凑成一艘驶向未来的“文化方舟”。



专家观点

从微观叙事到宏大叙事

■ 魏巍

十年光阴，沧海桑田。在这片蔚蓝的文明记忆里，“水下考古在中国”展完成了从微观叙事到宏大叙事的精彩蜕变。

回望2014年的1.0版本，展览以事业发展块面为主线，通过机构与队伍、技术与方法、调查与发掘、保护与交流、规划与展望五个并列主题，展现中国水下考古诞生近30年的发展历程。这种展示思路折射了当时后现代史学中的微观史思潮的巨大影响力，其叙事的以小见大、条分缕析的展示逻辑一度被视为破除“千馆一面”现象的重要手段。

十年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化和“大历史观”的兴起，立足于国家、民族角度构建的宏大历史观，已成为历史研究实证化和精细化的重要路径，博物馆叙事也正在经历深刻变革，2024年重新推出的2.0版展览，正是其有益尝试。

新版展览以中国水下考古的三个发展阶段为主轴，将其置于世界水下考古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展示。第一章“寻梦”，讲述了中国考古从望洋兴叹到艰难起步的历程，展现了在世界水下考古整体发展背景下，中国考古人的坚持和努力；第二章“筑基”，讲述了中国水下考古不断突破自我，由弱变强，以及在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科学探索和适合中国水域的考古方法等方面孜孜追求；第三章“蝶变”聚焦2009年以来中国水下考古从内水、浅海到远海、深海，甚至走出国门，以及通过技术、方法创新成为水下考古强国的跨越式发展。

这一展览的叙事之变，是对历史认知的一次升华，其探路的价值超越展览本身。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导师）